

集部

象山集卷十一

書

與朱濟道

此理在宇宙未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孟子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惟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

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時文之習何足以汩沒尊兄乎賢郎志尚極可嘉向來供課想甚富此非不足也得勉之讀古書以涵養此志幸甚

二

向辱惠書諸兄諸姪傳玩賛歎不能去手比之今此書辭反如二人甚愧前日簡忽不能悉意盡誠以相推挽遂使尊兄不能勇去餘習尚此遲回然詩却甚佳詩意書辭亦不相似詩只兩句便說盡了後兩句却成剩語

文理頗不相紹續今欲易後兩句兼易前兩字固不能出尊兄之意但稍次其文耳此理於人無間然昏明何事異天淵自從斷却閒牽引俯仰周旋只事天尊兄平日只被閒牽引所以不能自立今既見得此理便宜自立此理即是大者何必使他人明指大者既見此理此理無非何緣未知今是此理非可以私智揣度附會若能知私智之非私智廢滅此理自明若任其私智雖高才亦惑若不任私智雖無才者亦明顏子之學本末甚

明尊兄未須泥此而求但自理會真能見得此後日徐徐取論語讀之渙然氷釋矣朞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説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氷釋矣縱有未解處當候之不可强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真實與私智揣度者天淵不足諭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示教日用工夫甚善尊兄之氣質忠厚得於天者加人數等但向來累外處多得日剥落之以全吾天則吾道幸甚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平居不與事接時切須鞭策得烱然不可昧没對越上帝則遇事時自省力矣

與吳子嗣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此聖人之格言非天子不議禮禮亦未可輕議也欲

去其不經鄙俗之甚者而畧近於古則有先文正公書儀在何必他求

二

不以前所復書為罪又下問不肯苟狥流俗孜孜禮法以求依據吾子之志善矣然事有輕重本末當知所先後禮文隳闕其來久矣滕文公所問孟子所答皆其大端儀節之末去其甚鄙俗不經者可也來書謂定之僕手此尤未宜吾子在衰絰之中不得已次序以授執事

者可也安可謂之定柏人者乃巫覡所為不經甚矣吾家未嘗用也祝稱卜葬虞子與夫異辭觀二孤之過可以類見喪祭當論所主不可言同也儀中除此二節諸皆無害

三

往歲蒙致書見問以喪禮如生年少能不狥流俗求古制又其文用字造語皆慕奇異不肯碌碌以為窮鄉下邑乃有後生能如此亦不易得故生之書辭不合律度

者雖多皆不暇責獨答所以問之要務誘掖之庶幾其進既而聞生詭異其服為巫覡事深用駭怛亦頗悔初不知生而遽相對答有失言之罪茲奉書乃有悔過自訟之辭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生誠能幡然自新何幸如之雖然生家相距百里而近乃有不亟於求見長者而徒數以書來則改過之言亦未敢深信然吾今猶云云若此者望於生厚矣生其謹思之

四

文字之及條理燦然弗畔於道尤以為慶第當勉致其實毋倚於文辭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有德者必有言誠有其實必有其文實者本也文者末也今人之習所重在末豈惟喪本終將併其末而失之矣陳教授舊亦曾畧相從惟其無本故其學日謬書末所糾三條屬意精切但前所取數語亦皆非是學無端緒雖依倣聖賢而為言要其指歸實已悖戾麄雜膚淺何足為據若所謂

致譽聞不泯泯碌碌尤不可不辨人有實德則如疾没世而名不稱者非疾無名疾無德也令聞廣譽施於身者實德之發固如是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者欲其德之常久而不已也彼未嘗深致自克之功私意自為主宰方懵於知德則斯言殆適以附益其好名求勝之習耳此尤不可不辨

五

前書致其聞譽之説乃後世學者大病不能深知此病

力改敝習則古人實學未易言也吾友更當深於此處
觀省使舉動云為判然與曩者異轍則吾道有望矣復
書時亦欲相勉未須與陳教授往復後偶忘之至今不
滿近歸自象山諸事冗擾文字亦不曾將歸旦晚亦須
便登山倘能一來諸當面盡

六

録示仙郡首篇問大旨竊所未諭今新君即位曾未期
月而遽曰責成無效何課效之速如此哉以夫子之聖

不過曰三年有成唐虞之朝雖三載考績必三考而後黜陟幽明羽山之殛蓋在九載之後伯禹作司空猶八年於外兖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古今難易縱有不同安有於半年之間而遽責其成效之理哉又古所謂責成者謂人君委任之道當專一不疑二而後其臣得以展布四體以任君之事悉其心力盡其才智而無不以之怨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已意不間以小人不惟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

其成功故既以任之則不苛察其所為但責其成耳此古人用責成二字之本旨也今泛課功效而用此二字則用字亦未愜當且古所謂賞罰者亦非為欲人趨事赴功而設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賞罰皆天理所以納斯民於大中躋斯世於太和者也此與後世功利之習燕越異鄉矣何時登山當究其說明日欲登雲臺瞰鬼谷究南山之自來却扁舟浮梅潭沿醽口以歸度旬日而後可反山房也

七

承已登山結茅深用嘉歎近得周元忠書謂幹伯伯珍諸人有意遣輿夫相迎且問期日吾答以霽日麗景晴雲絢文即吾就道時也是日正春分明日即大開徹輿夫至今未來豈其俟后土之乾又窘陰雨故耶昨日光風頗還舊觀乃今祁雲漫天寒颸先雨又復淒然似秋遐想雲臺領袖諸峯儲英育秀以相料理老子於此興復不淺行止久速在天與人而已若此雨未止能冒之

一來尤見嗜學

八

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此人之情也理之所當然也亦何嫌何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顧恐未能成己耳若

私淑二字則出於孟子當深明其旨不當輕用於此此用字之疵不足以達理而能為理之累五代史政須㸃對來本極佳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須來此當為書之

與傅季魯

二十四日發敝廬晚宿資國二十五日覲半山瀑田新蹊抵方丈已亭午山木益稠蟬聲益清白雲高屯疊嶂畢露疎雨遆灑清風濯然不知其為夏也何時來此共

之適欲國紀黜對一事或未能來可先遣至

與陳宰

伐松之盜仰見嚴明不容追戮比至山間具狀其罪祈免窮究論其初心乖戾殊甚至以雀角之詞煩溷官府牽率縣僚喧動鄰里重費賢大夫之神明此豈可貸然斯人素狃惡習久為鄉里之害今茲適逢令尹之賢乃肯悔過效順幡然改圖亦有可喜來此自訴其悔艾遷改之意甚力倘其自此回心易慮以歸於善諒於豈弟

之懷亦必喜之前日亦以周處之事反復勉之矣斯人

有公狀首伏未敢自前併用封納

二

無似之蹤屏處是適諸公過聽録其姓名遽叨桒䕶之

命進退惟谷荆門在重湖之北有道院之號事力游衍

異時造物所以處貴游者尤非枯槁之所宜得然蒙泉

之與飛雪金蓮之與玉芝未知孰愈同志之士方此盍

簪紬繹簡編商畧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

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是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彌縫其闕而終惠撫之則惟賢大夫是望

與李宰

教以學記所施足認不鄙然此文之作豈為陳君設比之墓銘不有間乎貴溪安仁金谿三邑最為比鄰十餘年間不聞有賢令尹吏胥猖獗姦民以嚚訟射利者與吏相表裏公為交關肆行無忌柔良不得安迹陳宰所

為固多未滿人意至其使此輩縮首屏迹柔良陰受其惠則亦其所長也三邑十餘年間誠未見此視前政則優視比縣則優似未為過許嘗蒙渠見訪一聞大義誠有愧悪自失實使此心不泯減復遇箴藥亦安知其不能幡然也在門下尤宜畧於録其罪而詳於求其長恃高明與契愛之厚不敢有隱諒不督過也

與趙景昭

新除極為賛喜邦之司直非凡其誰歸刑官古人所重

臯陶尸陳謨論道之任而舜命作士今司直之名猶在大理又適爲賢者進用之階殊令人增慕古之懷今日法制有未容人遽實其名耳然殊蔵淵媢尻其必有以處之矣

與王順伯

某祠秩之滿初欲復丐之適一二士友鄉致諸公之意來促此文謂欲因是圖所以相處自度屛棄之人豈宜上累當塗遂絶此念且甘貧餧以逃罪戾不料竟蒙荆

門之除官閲境勝事力自贍無匱乏之憂又假以遲次使得旣泉右之事究問學之樂為幸多矣非出推轂之素餘論之助何以逮兹敢不知自教以罷屯田收羡鑄之詳可謂恩威並立調度有方健羨健羨然在尊兄分上直餘事耳旦暮賜環入儀禁掖雍容密勿以究忠嘉使至理昭明陰氛澄廓羣疑消釋衆善敷榮在位在職莫不恊力同心以終大義此豈非長者之任而君子之所欲乎來教謂若要稍展所學為國為民日見難如一

曰此固已然之成勢然所以致此者亦人為之耳能救此者將不在人乎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人平日所以自厲與朋友所以相勉者素由斯道而後能責難於君大禹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夫子所謂為君難為臣不易者皆欲思其難以圖其易耳非懼其難而不為與知其難而謂其必不可為也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矣而君子之心君子之論則未甞必之以不可為春秋戰國何如時也而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又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曰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而難易之論非所以施於此也曩者尸位之人固為朝廷之大祟羣小之根柢而往年天去之今年天殺之則天之所

以愛吾君而相斯人者為力宏矣有官君子豈可不永肩一心相與勵翼以助佐吾君仰承天意乎人之才智各有分限當官守職惟力是視商之三仁亦人自獻于先王不容一槩至於此心此德則不容有不同耳沮溺接輿豈是庸人凡士然所以異乎聖人者未免自私耳來教謂既非以此要官職只是利國利民處隨力為之不敢必朝廷之從與事功之成此真長者之本心也誠能廓而充之推而廣之則高明廣大誰得而禦曲前之説

將自昭白有不待區區之言者矣

二

使節在淮閫時嘗復薦區區幾有萬一之助後包敏道自浙歸乃知其時方得啟覲蒙復書謂爲至論今三復來貺與所傳聞議論乃知實未蒙省察疇昔相與非徒親戚理有未安義不容嘿尊兄清脩寡欲與物不競與人處似不能言者人莫不愛之獨有志之士往往有不快於尊兄向來永嘉諸人甚敬尊兄政績而又議其嚴

酷無儒者氣象此固是謬論某甞深排之矣是不足道又其間却有疑尊兄所謂不免流俗或謂是鄉原之類尊兄以抗志古人為非有何以是嘐嘐之意此一論則近是向來伯兄因與尊兄論及監司之職見尊兄說不應求事但當因其至前而處之退甚不悦以為如此作監司民亦何賴某亦甞稍辨之然衆咸謂未免俗元晦又謂尊兄壞人已成之功以奉執政此乃復書未及與辨某觀之尊兄天資極有過人處而大志不立未免同

乎污世合乎流俗獨其質剛而內明故有從善服義之長向來家庭議論與尊兄初至西百官宅時窮冬踰月之集火爐中劇談皆始疑而終釋始辨而終息始之所甚不可而終乃有切當之稱此必有以當尊兄之心而以為切事合理故疑釋辨息而稱之尊兄必非苟從而見諛者自為奏邸居雖相邇而尊兄之情已浸異於前日蓋相聚劇談時少切磋往復研覈之工不繼尊兄之心復歸于亳矣况今相踈如是之久固宜不相亮之甚

日與遊處議論者豈能啟尊兄之意其庸陋無知牽引尊兄相與淪胥則有之矣如謂轂育英才之真樂親朱墨之塵兄想非所有此是話作兩截好與不好此在其之心不可誣也尊兄正如老氏所譏夫子所謂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又引陳君舉之在福唐晦翁之在浙東以相警至謂親家尤更誠實不以小人待人尊兄昧於知人一至於此哉其平日誠不以小人待人但非如尊兄所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

嘗不以其本心望之乃孟子人皆可以為堯舜齊王可以保民之義即非以為其人所為已往者皆君子也至其見人之肺肝能曲盡其情則自謂有一日之長向來火爐中與尊兄論人物所以得切當之稱者以此別後三生作國王來總忘之也馮傳之至今未相符合然所以相敬服者多在論人物處葢人與傳之甚稔而與其甚生或不相識而但見其言論事節便知其心曲傳之以此相敬近福建一士人在此因言其鄉人事行某屢

折之其人始力辨之而終屈服今其人於吾道雖未甚有得而決其相從之意實在此也人亦晦翁處學者甚平時所望於尊兄者甚厚若以此扞格則是無復可言矣義不應只如此姑以此爲請教之端未能合幷更惟節抑以遂揚名之孝

與尤延之

違遠三庠出入五年其爲傾依何可云喻退然耆儒久滯朝著當人之難胥掌奉常處事之變獨裁大典緬懷

疇昔秖增歎越自我壽皇種椿重華聖上攬圖丹極而西掖北門高文大册允屬篆筆山林之人矯首盛事欲賛一辭何可得哉講讀論思固已深晚有識之士咸謂未足以究盛蘊日遲柄用拔茅連茹使野無遺賢為吾君立太平之基而瑣瑣者自以薫猶之不同輒肆謀孽使人重為駭歎茲焉偃藩近甸公道其復信乎其曩者之歸得山房於龍虎山之上游泉石之勝雲山之竒平生所鮮見其畧亦屢見於朋舊書中尚欲稍記其詳亦

以探討未遍猶未及也荊門之除良出望表豈惟推轂之賜有以致之耶幸尚遲次猶可畢草堂之役爾第私門禍故重仍五年之間尊幼之喪多於年數妻家亦復多事妻母甫及大祥昨日又聞妻弟之訃乃鄉年至都下相見乞銘者薾然之軀殆無以堪長姪煥之徑往求見將過浙東迎先兄教授家嫂與姪女歸成吳正字婚禮諸事當能面禀

與豐宅之

比年山居頗有泉石之趣朋來之樂每恨不得與吾宅之共此承需鄙文之筆吏不能多録謾往數篇亦足以知山野況味遊仙巖題壁之末二姪其一名樵之者乃梭山凡之子賦質醇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真無間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絶出等夷琴尤高平時業此者皆在下風今年二十有六春末無疾一夕談笑間奄然長逝極為痛心亦恐欲使人到山間又值持之疾作老夫亦苦頭痛登山未久友朋踵至應酬殊役役作復

莫究所懷

象山集卷十一

象山集卷十二

書

與朱元晦

黄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揚伏想大攄素藴爲明王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閒傳聞留中講讀未知

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廓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瑶氷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間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

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旁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朞昔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鵝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啟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

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茍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凡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

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

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

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

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此雄章吾聖人

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凡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之昭然不類而凡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

是也凡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凡何據之篤乎梭山凡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凡之論辨則異於是如其今者所

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合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說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立可否之可斷哉兄之

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几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几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几令其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方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寛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

梭山氣禀寛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諭也夫辨是非别邪正决疑似固責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顧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辯者葢以兄執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其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箴規切磨之益葢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信者言論之横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

期為媿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令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叶露輙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賛喜冒疾遽興重為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徳功人至奉十一月

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名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

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

書攷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

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别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閲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

合甚費分踈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甞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踈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

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

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上面不必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加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是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

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

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

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複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

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葢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

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竒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

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别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尼曽不知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别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别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

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
凡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凡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
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黜古
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
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
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為不足信而微任
胷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

道體逈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逈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

平時既私其説以自高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説文義此漏洩之説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説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自愛

三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内屬目然罷行陞黜率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黄元章闕尚三年平顧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嘗省察反成唐突

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以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說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令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與趙詠道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於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誠精當之不容貳也令兄謂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此理甚不精此言甚不當矣彼學不至道其心不能無蔽故其言支離彼惟不自知其學不至道不自以為蔽故敢著書耳豈可言由其著書而反有所蔽當言其心有蔽故其言亦蔽則可也故親師友於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尚友方冊亦當論其學

二

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

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

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三

奉此月十日書方知有叔氏之戚撫紙驚嘆怛焉痛心不能已已向見此令弟氣質淳美志向專篤聽言之次殊無凝滯深用慰喜胡為遽有斯疾竟棄斯世哀哉有如賢伯仲情義之篤信不易堪也天命既如此亦無可奈何況在慶侍之側只得寬釋以安庭闈之心此即理

也秋試失利亦蘭菊有時耳詠道之才一第豈足為道
此尤不足置懷學力不疚此等真正晝春冰耳追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事豫
則立不豫則廢故書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古人所
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若平居一有懈緩一有凝滯
則精神立見凌奪事至物來固宜有困敗之憂雖然到
此若能深省痛鞭何困之有夫子曰仁者人也我欲仁

斯仁至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人病不求耳又曰亦為之而已矣於此用力而又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果如是故不可自欺却當力加省察必使不待傅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後可也

四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者

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為尊故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五典乃天叙五禮乃天秩五服所彰乃天命五刑所用乃天討今學者能盡心知性則是知天存心養性則是事天人乃天之所生性乃天之所命自理而言而曰大於天地猶之可也自人而言則豈可言大於天地乾坤同一理也孔子於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於堯則曰大哉堯之為君於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自然之序如子不可同

父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與陳正己

開歲得報書切承體中尚未脫然比日不審調護如何亦已平復否足下不獨體病亦有心病足下之體病亦心病有以重之足下近日謂所學與曩者異直去遼入薊耳向在都下見足下行步瞻視若忘若遺夜卧多寢語支體屈伸不常皆由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古之學者以養心令

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足下嘗言事外無道道外無事足下今日智慮非知此者特習聞其說附會其私意耳如此讀書殆將食蟛蜞矣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所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鐘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體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他日敗人事如房琯之車戰荆公之均輸者可勝既乎向言排遣亦安能有濟足下固大丈夫今

責足下以大丈夫事足下之過非一節一事之小過乃平日害心之大過天地之閑日月之蝕其他尚復何言足下性本孝悌惟病此過故遷徙展轉所存無復真純此董生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也能頓棄勇改無復回翔戀戀於故意舊習則本心之善乃始著明營營馳騖之私憂思抑鬱之意當氷釋霧晴矣幸進參苓等藥補助氣血俟體力强健乃博觀前言往行詳攷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苟不懈怠自當循循以進不至

左見背馳矣其後日即東上輒布此少見切磋之誠養心成事之效是所望於足下

二

近聞與淳叟同為疎山之行想甚得意二公前日頗有不相能之病比來道同志合相與羽翼光初隙末昔賢猶或蹈之令二公亦加於人一等矣雖儒者好闢釋氏絶不與交談亦未為全是假令其說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蘊知其所蔽然後可得而絶之今於其說漫不知其

涯涘而徒以名斥之固未為儒者之書第不知其視棲棲乞憐於其門者其優劣又何如邪雖然誠使能大進其道出得陰界猶為常人之私利不細設恐陰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叟正己輩恐時僧牢籠誘掖來作渠法門外護耳若着實理會雖渠亦未必不知其非所敢望於公等也與正己相處之久不敢不直言

與張誠子

秦之出所惠字知書劍已東躊躕仙巖之下而不得進

亦為子不滿傳聞錄院如許之亟殆未必然第從容以進當無不及也友朋自仙鄉來者斷斷不可光禄勛何邪吾嘗謂是非之決于其明不于其暗衆寡非所決也夫子有栖栖倀倀之疑而鄉原無所往而不為原人楊朱墨翟之言至盈天下誠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則亦何必鄉人皆稱原人也然誠子氣質之偏云為之過多在於迫切糾急以此為學安能壊積私之植以底蕩蕩平平之地猶忿潛為厲階雖加鞭勉益傷宇宙之和矣

與張輔之

此理塞宇宙古先聖賢常在目前盖他不曽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理豈容有知哉吾書此非敢以贈輔之亦聊以自警耳

與饒壽翁

是心有不得其正想不知耳知之斯正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

心誠得其正斯知之矣存於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所謂不正者不必有邪僻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比來諸姪見壽翁狀貌深歎其塵俗昏弱是乃心有不得其正之明驗也宜深省痛鞭無遲回以自取堙沒

二

一種恣情縱欲之人血氣盛强精力贍敏淫朋醜徒狎

此盛勢其逞志快意之時目睛有光筋力越勁步趍舉動莫不便利此時視之豈有眊然之念及其見君子聞正言見正事無淫朋之助而孤立於正人之中神褫氣奪情有所格勢有所禁則眊然之說時或有證若夫徒言之人不能自明自達有所抑壓有所蒙蔽有所滯礙至於顛躓而不能自起昏弱而不能自奮沉溺而不能自拔困憊而不能自持疑惑而不能自解此時乃眊然之明驗也此心之精明堙沒沉淪一至於此豈不甚可

憐哉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固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須臾其或離其位也此吾新得試參之

三

壽翁曰對雲山坐擁書史造物者時鋪張瓊瑤以照映宜其胷襟明快氣宇軒豁翰墨餘事嶽聳川增中昨於兒姪處竊覽詩什簡尺鄙習塵言時刺人眼殊未厭所望豈離羣索居綱弛棟撓市井羣兒之態復得為祟於吾象山之巔邪幸深省痛鞭毋貽雲臺羞也

四

德固壽翁二友居山想至可樂也壽翁氣質自佳而比來學力未知其進此理未能昭徹外累圍繞殊無摧鋒陷陣之功而有蓄縮巽懦之態昏昏默默爲苟免之計此亦安能自免哉但其智不明不能自免耳德固頗聞是非明白幸爲我斷之

五

得信承居山安適甚慰近詩尤佳真有陶韋氣韻可見

所學之進來書着磨察勵四字不可連用若云磨勵不敢懈日有著察之驗則可益著察二字是效驗察字尚有兩用如省察加察熟察則是我致察於是理人物若事毋孝故事地察舜察於人倫易言察於民之故史言其境闊之事盡察此皆是言其智識之明察物無能逃者非是言我致察於彼也孟子之行矣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此乃著察字出處其義尤分明若同著字使則其為效驗明甚此用字之疵也德固不别紙本末先

後之序竊不可使不知也

六

閱人之多益知人材之難蕃姪平日一家賴之事無巨細皆經其心手而閑雅沉静琴書之致深造自得此一二月間整葺事務至多閒繙選粹晉書皆盡帙無遺材力優贍誠難其輩詩文下筆皆非汎汎所到而其涵泳儲蓄不肯輕發理道精明見於事上使下處事御物可謂有證矣而甚不自足若射之有志不中不止凡此者

皆其有以自處非或使之然也此其為難得也至矣天何奪之遽邪痛哉寃乎鄉黨鄰里莫不傷怛況吾壽翁乎今已為立嗣子名曰紹孫乃百九姪第五子也見擇葬地未有葬期恐欲知之耳

七

近見與持之書及詩文其間粗有大旨雖不及詳看要亦不必詳看詩似有一篇稍佳餘無足采大抵文理未通散文字句害擬極多吾少時學文未嘗如此此等可

以立曉比見後生作文多有此患竊所未諭居山必須有暇讀書何為未能曉此其文既如此則安能知古人文字工拙鄉來見此等皆歸之大體不振精神昏弱故觀書下筆皆不得力比數書又粗存大旨或恐所謂粗存者但習聞之熟姑存故事非胷襟流出之辭决矣

與倪九成

春間承訪恨不及款其時見九成精神意向皆已汩沒追念向時從游之意髣髴矣遂獻衷愚或冀自此惕然

爲益不細熟復來書乃有但說病狀未說病源之疑此乃俗見膠固俗習深重雖聞正言未肯頓舍自以曲折之意爲曲折之說亦其勢然也譬如小兒懶讀書多說懶方未肯便入書院耳要知病源即此是也以九成之質直誠能深思俗見俗習之可惡能埋沒人靈蒙蔽正理思之既明惕然而改奮然而興如出陷穽如決網羅如去荆棘而舞蹈乎康莊翶翔乎青㝠豈不快哉豈不偉哉尚誰得而禦之哉誠能於此自決則名方乃在九成肘後

良劑乃在九成事中反而求之沛然甚足尚何事觀我朶頤云哉

與張季悅

感僕凌雲致書發緘快讀辭旨煥然深見進學之驗何慰如之比來三日乃濟登茲雨意未追而登車輒霽獨垂至而值雨至此踰四昔矣白雲繾綣日相周旋猶未即安雲臺僅一再見南山亦時至於玉田中縹緲呈露數峯風練諸瀑淙淙自振猶未及一顧也應朱二公書

未及即治吏三四日可遣盛僕來取盛親賢德如此此所樂為二公言者傳來之文誠如雅諭宜不逃所見觀其首尾皆竊用山翁平日言辭獨其旨趣乖違繆陋覽之深有假寇兵資盜糧之愧然六藝聖人作也小人猶假之以文姦言天下無小人異類則已誠未能絶去小人異類何言而不可假也惟此道之明善人之衆彼無所施則自熄絶矣城狐社鼠託夜以神其姦使遇正人自無所施惑之者必其心之素邪物各從其類也雖然

彼其心之本然豈其然哉惟其陷溺而不能以自安故至於此要當開其改過之門懇惻而開導之凡陷溺之未深而自以其聲氣相求應者尤當懇惻而開導之發明剖析使是非邪正判然無疑則小人異類妖狐孽鼠無所逃其形而陷溺之未深者安知不幡然回心而向道哉昔大禹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以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古人所貴於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者政欲究知人情物

理使之通達而無所蒙蔽窒礙小人異類無所竄其姦於其言論施設如見肺肝則彼亦安得而不熄絶乎季悦所到其於大槩可謂明矣政當益盡精微使蒙蔽者有所賴是所望也

二

承諭新工但覺健羡第流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悼當有開導扶掖推陷廓清之功乃為進學之驗若視之如讐方敵國苟以不為所揺為吾效驗恐未

可也

與劉伯協

區區之志素願扶持此理竊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當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天下如此則為有道之世國如此則為有道之國家如此則為有道之家人如此則為有道之人反是則為無道當無道時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小人志得意滿君子戹窮禍患甚者在囹圄伏刀鋸投荒裔當此之時則勢專為主

羣小熾然但論勢不論理故平昔深惡論勢之人令門下誠肯相與扶持此理洗濯流俗之習以理處心以理論事何幸如之敬虛心以俟教

二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絶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

矣其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閒之語正為此耳

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

尚未能窮究其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敝益甚

至有郡守貪黷庸謬為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

守輒以犯名分劾令朝廷肉食者不能明辨其事令竟

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

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

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何當不假借道理以為

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倘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某之說正吾人大趨向大指歸所當先辨者此之不辨而規規然以聲音笑貌為道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孟子所謂不知務不知類

與黄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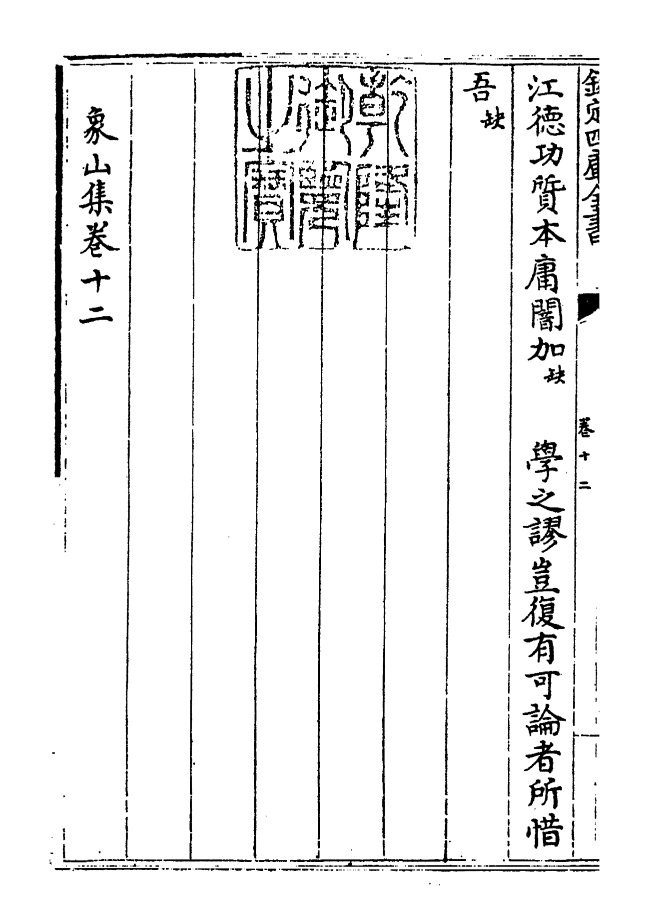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

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蝨同飽適好惡虛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第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二

江德功質本庸闇加缺　學之謬豈復有可論者所惜

吾缺



象山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象山集卷十三至十五

給事中臣查善長覆勘

武英殿篹修中允臣馬啟泰

象山集卷十三

宋　陸九淵　撰

書

與郭邦逸

專介奉書細視緘題如揖儀德亟發讀之慰況良劇教以大對一本尤深降歎鑿鑿精實非泛泛場屋之力也君子義以為質得義則重失義則輕由義為榮背義為辱輕重榮辱惟義與否科甲名位何加損於我豈足言

哉吾人所學固如此然世俗之所謂榮辱輕重者則異於是薫染其間小有不辨則此義為不精矣當使日著日察烱然不可渾亂則善矣垂示晦翁問答良所未喻聖人與我同類此心此理誰能異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今謂人不能非賊其人乎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則謂之自棄聖人如此理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賢如顏子猶未至於不思不勉曰三月不違則猶有時而違也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言其不遠而復也然則雖未至於不思不勉而思勉之工益微矣氣質益下其工益勞此聖人賢人衆人之辨也語曰三子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至三月不違與至誠無息則有間矣若其所至所不違所不息者豈容有二理哉古人惟見得此理故曰余何人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學者必已聞道然後知其不可須臾離也知其不可須臾離然後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元晦好理會文義是故二字也不曾理會得不知指何為聖賢地位又如何為留意此等語皆是胸襟不明故撰得如此意見非唯自惑亦且惑人戚介至此偶有姪婦之喪又賤體中暑連日不得占復山間友朋雲集亦不可久孤其望勢當一往又縣宰終滿與之為別諸事紛擾亟取紙筆

作復遽甚不能倫理近有復元晦書録往一觀及有史評二首又有書二本宜章學王文公祠二記併録呈得暇精觀之亦可見統紀也

與郭邦瑞

前此辱令弟邦逸遣人臨存復書中托拜意近亦嘗得家問否今為况如何新天子登極海内屬目而風憲之地陞黜殊乖物望非細故也山林之人但以草野輿議言之耳未知脩門之内其議論又何如也良心正性人

所均有不失其心不乖其性誰非正人縱有乘失思而復之何遠之有不然是自昧其心自悞其身耳及處華要而不知改是又將誤國矣有能明目張膽而糾正之者乎有能惻怛豈弟以感悟之者乎區區周婁之心猶不能無望於左右別後遷除未足為門下言也姪孫濬處大學家書戒令求見此子近亦少進于學幸與進以子弟視之可也

與李信仲

兩遣府中書皆不及拜丈丈書但托邵機宜趙通判道意至今歉然前者蒙丈丈教以病中所得聽之灑然今玆書中不及寓區區之意有一說煩吾友侍下達之大抵為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昭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理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眞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為固有也千萬以此紙稟之所與邵機宜書本末備矣幸熟復之

與潘文叔

文叔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友朋間所共推重與一輩依憑假託以濟其驕矜者不可同年而語矣然恐懼憂驚每每過分亦由講之未明未聞君子之大道與虞書所謂儆戒無虞周書所謂克自抑畏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亦不可同年而語也蓋所謂儆戒抑謂戒慎恐懼者粹然一出於正與曲肱陋巷之樂舞雩詠歸之志不相悖違若彫零窮

感弗恊于極名雖為善未得其正未離其私耳不志于學雖高材美質博物洽聞終亦累於其私况下才乎尹師魯氣質固自不凡其所植立可謂表表然如文叔所舉荅韓資政書辭蓋不免乎其私者也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文叔苐未得游聖人之門者今日風俗已積壞人才已積衰公儲民力皆已積耗維新之政亦良難哉某方此治登山悾愡占復莫究所懷何時合併以叙傾倒

與朱子淵

五月間拜誨劄之辱倫承入夏動息尤用慰沃敎以調度詳細貺以上尊兼乘仰佩眷勤感戢之至某浮食周行侵尋五六載不能為有無日負媿惕疇昔所聞頗有本末向來面對粗陳大畧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君子之義耳往年之冬去對班纔數日忽有匠丞之除遂為東省所逐患夫人之素積疑畏而又屬有憸

狡設辭以噞之故冒昧出此亦可憐已然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區區者安能使予不遇哉寬恩畀祠歸伏田畝日得與家庭尊幼鄉里俊彥繙古書講古道舞雩詠歸不敢多遜然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周婺之憂益不能忘也何時合併以請教臨楮不勝馳情

二

稍不訊記曹日益馳鄉廬陵積獘之餘仍以旱歉調度

有方無異豐歲惟竊健羡某屬方登山同志亦稍稍合集茲山之勝前書嘗槩言之比來益發其秘殆生平所未見終焉之計於是决矣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嘗廬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間又有僧瑩者為寺其陽號曰應天乃今吾人居之每惡山出於異教思所以易之而未得從容數日得茲山之要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所為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要處草創一堂顧盻山形宛然鉅象因名象山輙自號象山居士山

面東南疊障駢羅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縹渺磊落爭奇競秀飛舞於詹間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不可窮極上憩層巔東望靈山龜峯特起如畫玉山之冰盖四百里而出於龜峯之下畧貴溪以經山之左西望藐姑石鼓琵琶群峯崷崒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縈紆泓澄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龍虎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夷曠非甚清徹目不能辨常沒於蒼茫煙靄中

矣下沼清流巨澗曲折分合萬狀懸注數里蒼林陰翳
鉅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造物之
遺予多矣執事方書外庸玓觀大用以究厥志異時猒
飫緑野黨有意從歌游予世昌山陽之行鉞君禮之甚
厚僕夫探囊以竄摶手來歸甚哉其窮也此公趨向甚
正天其或者竟以是成之耶今已息肩共耕學於此矣
因其遣還借兵草草寓此問訊

去冬逺辱記存尋巳具復馱哉青陽行旣厥事矯首南山豈勝馳遡區區之迹無異前日去臘以㯝廬廹隘不得已增葺數椽然其事盡付之猶子了不相關所困者獨書問賔客亦無暇日耳用是欲嗣致尺紙因循迨今一春積雨近清明始得至山房古松千章環布錯立白雲往來其間逓為隱見彌旬未解頗盡竒變前峯隱秀深藏時於白銀世界中微見一二乃知退之所謂横雲時平凝黙黙露數岫天宇浮修眉濃緑晝新就蓋得於

覩目非意想也數日始見根底朝陽麗景明若圖畫暮
燒聯光爛若綺繡楮氏更端停毫注目夫君已復縹緲
於薄雲疎雨間矣相望數千里憑彭澤諸君發舒及此
庶幾無異於合堂同席

與薛象先

閲邸報得誠心公道之章深切降歎然愛莫助之柰何
近得舊同官書唯劉志甫差强人意鄭溥之似不及前
然亦難得矣馮傳之氣質忺傑吾甚愛之恨向來相聚

日淺不能發其大端若只如此恐終不甚濟事也每惋惜之足下尚能有方畧及此乎某居山雖未久亦頗得英才臨川成南氣象蔚然其興善爲刀劒者亦須好鉄吾雖屏居未必不爲足下出山爐也祠禄之消儻復畀之似亦未爲空餐也舊與馮傳之一書謾録往比見太學夏季私試策題異哉學之不明人心之失其正至於是山房朋友多有擬答第一篇者就中二三人之文最勝令小兒録往試監之如何語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孟子亦曰我知言人之言論豈可不察豈惟觀人善觀國者亦必於此決之矣荆公之學未得其正而才宏志遠適足以敗天下祠堂記中論之詳矣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當時諸賢蓋未有能及此者尚同一說最為淺陋天下之理但當論是非豈當論同異况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雖有老子其說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

老明矣異字與同字爲對有同而後有異孟子曰耳有同聽目有同美口有同嗜心有同然又曰若合符節又曰其揆一也此理所在豈容不同不同此理則爲異端矣熙寧排荆公者固多尚同之說裕陵固嘗以詰荆公公對以道德一風俗同之說裕陵乃不直排者然則荆公之說行豈獨荆公之罪哉近見臺評復尾尚同之說以胡君子淳懿無它議論猶如此它尚何望

與羅春伯

適聞晉貳奉常鄉于柄用深為吾道慶大蠹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竊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為不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閱來示尤為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為它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它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

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共之上六矣舜於四

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儔黨反使玉石

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

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嘆其陋群兒

聚戲以攫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與鄭溥之

趙仲聲歸奉書慰況之劇竊知晉丞大府此亦未足以

處賢者今當復有清切之除矣屏居者未之聞耳往年

山間粗成次第便有西山之閑相繼有事役殘歲遂不得一登此來朋友復相會集後月朔除一小功報服即登山為久駐之計去冬與邵機宜一書頗究為學本末令觀一往游仙巖題新興寺壁數語頗足以見居山之適臘月得元晦復論太極圖說書尋以一書復之令併往此老才氣英特平生志尚不役於利欲當今誠難其輩第其講學之差蔽而不解其可念也士論方伸誠得此老大進所學豈不可慶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

成物也此心之靈茍無壅蔽昧没則痛癢無不知者國之治忽民之休戚彝倫之叙數士大夫學問之是非心術之邪正接於耳目而實於其心則此心之靈必有壅蔽昧没者矣在物者亦在已之驗也何往而不可以致吾反求之功此所願與同志日切磋而不捨者文藻特溥之餘事比來議論卽操凜凜近古願加不息其誠日致充長之功則吾道幸甚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吾人之學安得而不自致哉某向嘗妄論賢者封事不逮奏

篇葢愚意以為但因大變疏陳缺失以助主上修省之實不必曲推事驗如後世言災異者嘗見元祐三年吕益柔廷對有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隂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

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其言
雖未精盡大槩可謂得矣如乍警乍縱不能純一之言
可謂切當至以雲將族而復散雨將下而復止為天意
眾類而然則愚以為不必如此言也又如證以仁祖露
立事亦恐於本指未相應更願精思之格君心之非引
之於當道安得不用其極此責難所以為恭而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君者所以為不敬其君也思慮審精每
及一事既舉綱領又詳其條目使立可施行此溥之所

長也然其本末偏重實未一貫故言根原處雖若精純終篇讀之却覺渾亂無統臨運𢍰之勢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必綱舉領挈然後能及此也行百里者半九十願着鞭焉

與馮傳之

春末在郡城聞即報竊知已遂改秩自此進用吾道之幸敢不賛喜吾人仕進自有大意所責乎學者以明此義耳不學者固不足道號為學者而又牽於俗論私說

則是義猶未明私猶未徹耳來教謂不可爲外面榎動是矣若肹肹然顧流俗之義論則安在其爲知道明義也計利害計毀譽二者之爲私均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天之所以爲天者是道也故曰唯天爲大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孟子曰從其大體從此者也又曰養其大體養此者也又曰養而無害無害乎此者也又曰先立乎其大者立乎此者也居之謂之廣居立之謂之正位行之

謂之大道非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何以為大丈夫傳之氣質偏乎似道顧恐不志其大而臨深為高加少為多耳願益勉旃無苟自畫則吾道幸甚

與朱元晦

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且聞令小娘竟不起諒惟傷悼前月末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某不肖禍釁之深仲兄子儀中夏一疾不起前月

未甫得襄事七月末喪一幼稺三歲乃擬為先教授兄後者比又喪一姪孫女姪婿張輔之抱病累月亦以先兄襄事之後長往痛哉禍故重仍未有甚於此者傷緒悲摧殆所不堪某舊有血疾二三年浸劇近又轉而成痔良以為苦數日方少瘳矣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某之歸此疾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刋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其長子自一二年來鄉人皆稱其敦篤循理過於

子淵子淵亦甚譽其子比日不知何疾一夕奄然而逝
劉定夫氣禀凡強忞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
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
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
服亦何益之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二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耆德殆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
石平時亦有物望不應徒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豈抑

自此有意推賢邪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至此發跡今得大賢暫將使旨則軺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衞霍斯人瞻仰為之一新矣竊料辭免衆章必未俞允願尊兄勉致醫藥俯慰輿情縱勉力未强但力疾卧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吏民善良有養奸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顧泉石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甚勤然不能無莫助之患儻得長者一照映之

為益又不細矣

象山集卷十三